

贾平凹名作评点本

野莽 主编

高老庄

评点本

贾平凹 原著
肖云儒 评点



长江文艺出版社

贾平凹名作评点本

野莽 主编

高老庄

评点本

贾平凹 原著
肖云儒 评点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老庄:评点本/贾平凹原著;肖云儒评点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11

(贾平凹名著评点本)

ISBN 7-5354-1942-9

I. 高…

II. ①贾…②肖…

III. 长篇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344 号

策划编辑:周百义 责任校对:朱久山

责任编辑:姚梅 责任印制:周铁衡

封面设计:何永妍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5 插页:3

版次: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73 千字 印数:1—6000 册

ISBN 7-5354-1942-9/I·1474 定价:15.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肖云儒与贾平凹：原来两人是一样高的。

《高老庄》评点者简介

肖云儒，四川广安人。1940年生。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陕西省文联研究员。现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执行主席，中国西部文艺研究会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陕西影视评论学会会长，陕西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联合大学兼职教授。发表各类作品400余万字，出版著作主要有：

《中国西部文学论》（文艺理论）

《民族文化结构》（文艺理论）

《八十年代文艺论》（文艺理论）

《独步岚楼》（散文集）

《长青的五月》（电视剧本）

评点本总序

贾平凹

出版社计划出版《浮躁》、《白夜》、《土门》、《高老庄》的评点本,我感到了意外,因为目下的图书市场并不景气,而这几部作品中《浮躁》初版数目虽不大,却连续再版过十余次,《白夜》、《土门》、《高老庄》初版皆数量颇大,再加上各有盗版本四五种,真担心即便评点还有人去购买阅读吗?更惶恐的是我的作品能经得起评点、值得评点吗?

来约稿的吕华先生和野莽先生,是我的朋友,他们不但是优秀的出版工作者,又本身是出色的翻译家和作家,多年来翻译和协助翻译了我许多东西,他们一再向我申明国内外图书市场情况,说这项工作如何有意义,且曾先后接收过一些人寄来的这些作品的评点本,可以在收到的评点本中挑选和重新组织评点人员,决心很大,效果预想不会太差。于

是,我同意了。后来,因种种原因,这套评点本的出版事宜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接过去了。这就是这套书出版的全部内幕。

《浮躁》初版于一九八六年,《白夜》、《土门》、《高老庄》则都是写作出版在九十年代。《浮躁》是农村题材,写法上与后边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白夜》、《土门》是和《废都》为一组的城市题材作品,而《高老庄》又是农村题材,但写法上与《浮躁》不同,也与《废都》、《白夜》、《土门》不同。从八十年代末一直到现在,我热衷于长篇小说写作,关注和忧患今日的中国是作品的内核,寻找和实验更能体现中国作家的写作形式使我的写作热情不减。

这些书出版后,它们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说《浮躁》和《高老庄》社会反响是强烈的,而《白夜》、《土门》皆因《废都》的巨大阴影,受人评说虽多但能公开说出来的很少。我向来除发表出版文学作品外,对一切都缄口不语,包括对文学上的争论和文坛上的是非。至于我的文学观,譬如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看法,对如何以诗意进入现实生活,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对西方文学的境界的趋同和民族形式的认识,对怎样建立在汉文学基础上的新的写作等等,我喜欢在每部长篇的前言或后记中说我要说的话。这些话既然已经说过,恕我在此不再啰嗦。

我在这里要说两点:

一、感谢出版社肯以这种形式出版这四部长篇,它们的出版可以使读者集中读到我的长篇,以此抵制社会上的一些盗版本。现市面出售的《贾平凹小说全集》、《贾平凹长篇小说集》,都是不法书商私自编选印行的,将数部长篇编那么一大厚本,字迹奇小,错误百出,是对我的糟踏也是对读者的糟踏。

二、参加这次评点的肖云儒、费秉勋、孙见喜、穆涛诸先生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作家,他们有兴趣作这项工作,并十分地严肃认真,着实让我感动,向他们致以谢意。而还有一些先生,他们是自发的评点者,

譬如兰州的陈泽先生和湖北的董子竹先生，但因种种原因出版社选中了别的评点本，这令我感到很遗憾，我感谢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向他们敬礼。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于大堂

评点本的由来

野 莽

去年秋天在西安古城，与平凹和他的文友们相聚几日，感慨颇多。自古文人相轻，平凹他们却是相亲，大家去一处吃饭，其中一人环顾左右，发现少了一个，便掏出手机嘟嘟地拨号，通了就说，你咋不来？说罢关机。果然眨眼工夫，那人就风尘仆仆地来了。呼的人多半是穆涛，被呼的多半是孙见喜。还有一个方英文，和平凹一起凑成四个，吃饭一桌，打牌也一桌，创作是不谈的，与文学崇拜者们的设想简直大相径庭。见面却都攻击平凹的新作，你那里头的那个球人，不是去年一起喝酒的×××和×××合成的么？平凹说，你咋知道？穆涛、见喜、英文说，我

们咋不知道？看把人家作贱的！四人便大笑，平凹默着，想那人是怎么进小说的。

毫无疑问，幸运的平凹在中国拥有最多的读者群，从中央领导到地方百姓，从女大学生到男打工仔，北京人爱看平凹的新作，陕西人则爱讲平凹的闲话。我住在西安的城市饭店，晚上出去逛街，进一面馆，老板娘是一老一少，似是婆媳模样，墙上挂着当地名人所赠的字画，字画下有各样面食的品牌和定价，其中有一样湊子面，我便问，贾平凹写的王观我喜欢吃哨子面，是不是这个？少的老板娘说，平娃子写错了，面里要是有哨子，吃起来不是呜呜地响么？又问，湊，那不是喂猪的？老的老板娘说，你吃一碗，看是不是喂猪的！少的老板娘应声就端上一碗，看我边吃，她边诉说平凹离婚的故事，说得气忿忿的。翌日我给平凹打传呼，坐台小姐问，先生请留言。我就留言：请贾平凹回话。小姐忽然锐叫一声，呼贾平凹？又惊又愣还有点吓，好像西安谁都能呼，唯有此人是不能呼的。我说，要他速即回话。小姐只好乖乖地给我呼了。这类趣事，于我是一个偶尔，于平凹身边的文友们，则是朝朝暮暮。每从平凹的新作中读到一个故事，一个人物，相聚时必能找到出处，大家快活一通，平凹默坐着，一一认账。

平凹的研究者虽不如普通的读者那么多，却是专家学者、博士教授者流，甚至还有外国的汉学家，以一当百，一言九鼎，论述平凹的文章从主义，从流派，从情结，从意蕴入手，最后得出它的复杂、精深、玄奥和神秘。想起从平凹文友们嘴里出来的好听的掌故，于是在西安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即兴的构想，想让平凹的文友们用知根知底的凭据和有别于人的见地，各自评点一番他的小说。以聪明、灵秀、妙趣、凝炼的文字，在贾氏的小说林中，充任一次义务的导游，这里有什么，这里又有什么，此人从何处来，此事又在何地发生。步入一片神奇的山地的人，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个土著，这样才会有不犯迷糊的保证。下次再聚，我把此

想告知依然在座的诸位，席间除平凹本人面带几分娇娘似的羞涩，见喜啊，穆涛啊，英文啊，还有把贾氏的《废都》介绍到法国并促其获得女评委奖的吕华啊，以及中央电视台专程去拍摄大西北的童宁啊，大家都表示了衷心的拥护。一件新鲜事情的开头，就这样产生在西安城中一家秋风入窗的小酒店里。

说是新鲜，却是古老，因为天才的张竹坡、金圣叹、李卓吾、毛宗岗父子以及冯梦龙们早已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样做过了，而且创下一门学派，留下千古妙语，珠玑灿烂，魅力四射，以至文坛出现了无书不评的蔚然奇观。不过后来，此风渐绝，二十世纪的新文学，在借鉴西方的创作的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的评论。文章书籍刊印出来，要评就是宏篇大论，洋洋万言，独立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与中国古之特有的，只言片语的，发表在书眉页侧的评点模式大异。时有读过古书的文士，偶见奇书，喜之不禁，也曾仿效旧例，点而评之，却是孤芳自赏，至多供友人饭后传阅，酒间谈论，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小行为，将时光倒流到以手传抄的年代，并没有引起出版家们的注目和支持。

智者说，读奇书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智者又说，读妙评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奇书能引人入胜，妙评则是借票入门。“借彼舌根，通人慧性；假彼手腕，开人心胸。”这是袁宏道对于评点的评点。既然有这诸多的好处，评点这种令读书人愉快的形式何以断送在了今代，这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不过那并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如何将金圣叹们早已尝试过的文法，今天再来尝试一遍。

经过选择和自愿，参加第一批贾书评点的人中除了两位著名的美文家，孙见喜和穆涛，还有两位著名的学者，肖云儒和费秉勋，他们都是平凹最好的朋友，是眼看着平凹一步一步从丹凤走到西安，又从西安走向世界的知情人。对照最初的策划，可惜少了一个出口成趣、妙笔生花的方英文，此人一定是不幸陷入了一项无法脱身的事情之中。四位评点者以一

流文采，四样风格，分别在四部长篇的右侧，胸有成竹地道出了一般读者此前绝难知晓的秘密。曾经读过平凹原作的读者朋友，请打开本书，沿着他们文字的指引，你会走进一个新的妙境。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北京听风楼

总 评

《高老庄》是贾平凹长篇创作的一个合题，让人看出他在文化追寻上由和谐——错位——崩塌到建构的螺旋轨迹。

《满月儿》时期，贾氏常常展示社会、文化、心理的和谐，月儿是圆满的。到了《浮躁》，和谐、圆满被社会变革的实践打破了，便进入动态文化追寻。以此作为正题，《废都》和《白夜》则是一个反题，《浮躁》写现实与文化的错位，后二书写文化的崩塌和精神的颓丧，——其实是决绝旧文化后在追寻中的漂泊。到了《土门》，尤其到了《高老庄》，追寻开始露出文化建构的端倪，且由心灵建构多少进入了人生、社会实践建构。子路重返人生追寻的出发地，看似在往日的村社生活中犹鱼得水，其实不乏清醒的自审意识。在对家乡重历旧梦的温馨自适中，能自觉到她的缺陷，表现出精神建构意向。

子路、西夏、菊娃这个三角形，是文化追寻和建构的符号象征。菊娃，正在变异的乡村文化人格形象；西夏，现代城市文化人格形象；子路，乡——城转型文化人格形象。三者组成以菊娃为起点，西夏为终端，子路为连接过程的图式。这是许多农裔城籍知识人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图式。情况当然远比这复杂，菊娃和西夏既是子路文化追寻的两个端点，自身也处在和子路一样的动态建构过程中——菊娃处在以传统村社文化为体、以现代市场文化为用的建构过程，西夏处在以现代城市文化为体、乡村文化为用的文化建构过程，都有两种文化的相互植

人。

《高老庄》写了大生命、大社会、大文化三个空间,又溶入最底层、最日常、甚至有些琐屑的生活流程。用感觉提升生活,用民间视角全知生活。寻访民间碑版编织于人物爱好和情节发展之中,给高老庄的当下生活一个悠远的历史纵深。几十万字不分章节,如生活原脉浑然而下,碑版的插入便起到分切、隔离作用,欣赏有了间离效果。宏微、古今、文野、畅涩于书中两极震荡,在文化姿态和艺术策划上,亦系合题。

祈望读者诸君沏上一壶清茶,静下一颗尘心,去高老庄好生品味一番。

子路决定了回高老庄，高老庄北五里地的稷甲岭发生了崖崩。稷甲岭常常崖崩，但这一次情形十分严重，黄昏的时候有人看见了一个椭圆形的东西在葡萄园的上空旋转，接着——一声巨响，像地震一般，骥林娘放在檐筐上晾米的瓦盆当即就跌碎。双鱼家的山墙头掉下一块砖，砸着卧在墙下酣睡的母猪，母猪就流产了。而镇上所有人的门环，在那一瞬间都哐啷哐啷地一齐摇动。迷胡叔也是看到了那个椭圆形的飞行物，坚持认为那是一顶草帽，崖崩一定与草帽有关，因为当年他之所以在白云湫杀人，就是也看见过这样的草帽。高老庄镇的镇长，他是有文化的，当然要批评迷胡叔，一面解释这可能是飞碟，近年里在商州地面上已经有过多次发现飞碟的报道，不足为怪；一面察看了崖崩现场，将崖石埋没的三十亩水田写成了五十亩水田和一条灌溉渠的重大灾情报告，紧急申请着县政府的救济。

这天夜里，菊娃抱着双腿残疾的儿子和婆婆在院里看天象，还说着白日的崖崩。就在米碗里插着了三根高香，感念起崖崩埋没了那么多的水田，眼看着就埋没到了祖坟，却没有埋没，这都是神灵的保佑，要不，孩子的爷爷快要过三周年忌日了，那可怎么得了？顺善路过院门口，鼻子凑凑，闻见了高香的茎味，也笑眯眯趑趄进来，听她们提说三周年忌日的事，就问道：“这三周年的祭祀是大过呀还是小过，子路难道还不肯回来吗？”菊娃和婆婆一时都脸上僵住，没了言语。顺善却发起感慨：“上一辈人，或上上一辈人，即使在外干多大的事业，于老家还是要筑一院房子，修一条巷道，造桥建祠，盖戏楼子——风流不

开笔则天、地、人感应，于一个动因中联系着，在一种笔墨中胶着着，写将开来。

最宏大和最微细的，最神秘和最具象的，金圣叹所云“天外飞来”和“当面拾得，”皆圆融无碍入于文中。

丝丝入扣的心态。一个僵字，一个表情，暗示出一种异常关系和异常情态，也埋伏下一个异常

还乡,如锦衣夜行——七星沟的苏家寨子,木王岭的高阳堡,还有咱高老庄,都是这么形成的镇落。可这些年里苏家寨子又出了个医生,出了一名诗人,北京城里的总书记巡视到那里,县上领导赠送总书记的就是一套医生研制的护阙真元袋,再就是诗人当场朗诵了自己创作的十八首颂辞。高阳堡也出了一个县财政局长,一个县办公室主任,两家的房子都盖得前有庭后有院的,镇中建了大市场,方圆十多里的人要去赶集,租赁摊位,在市场的招待楼上可以泡茶和泡烧茶的妞儿。子路已经是省城大学的教授了,大家满以为他要在高老庄大兴土木呀,可他数年竟不回来,这井也不淘,门楼不修,院墙头塌了一豁,好像是不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菊娃忙说:“顺善哥你扯到哪儿去了?睡吧睡吧,夜也深了,明日我还替娘去茶坊镇买几斤棉花哩!”顺善嗯了嗯,停止话头,摸摸孩子的脸,说:“伯来了也不问候?叫伯!”孩子瞪着眼,偏是不叫,顺善就又问茶坊镇的棉花是什么价,镇街东头的货栈里新进了一批棉花,成色好,肯定还比茶坊镇的便宜,就走了。顺善一走,菊娃和婆婆还是仰头看着满空繁星,各自默数了一遍,又默数了一遍,一遍与一遍数目不同。坐坐无聊,各自进屋睡去。

菊娃挪坐在了厦房的炕上了,两只鞋子一脱丢下地,不偏不倚,整整齐齐排在一起,但全部底儿朝上。儿子趴在炕沿看着,突然说:“娘,我爹他们要回来了。”菊娃愣住了,拿眼睛直勾勾看起儿子。她希望着儿子再说一句,儿子却钻进被窝睡下了。门外头起了风,风从门道里进来吹动了吊在半空的灯泡,使菊娃的影子在墙上忽大忽小,菊娃一时似乎思量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思量,久久地坐在那里,听野狗在村口土场上叫。天明起来,对婆婆说:“娘,我今日就到店里去住。”娘说:“不是说好去茶坊镇买棉花吗?”菊娃说:“改日去吧。……石头我也得送到他舅家去。”娘说:“改日就改日吧。店里就那一张小床,雇来的彩彩在那儿,两人怎得睡下?你说啥的,石头去你

悬念。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毛宗岗点《三国演义》)。

人、事、物多维感应,浑一呈示,随意之中偏有深意,不予经营而有了经营。可悟可鲜,却不说出、亦说不出理路,方是好文章。

欲画月月不可画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云在月也(金圣叹)。分明把握了一种细致的心情,

哥那儿?!”菊娃说:“我哥那儿离老黑家近,石头跟老黑爹学针灸,总不能有一阵没一阵的。”娘说:“……这怎么都要走呀?”菊娃说:“石头他爹要回来了。”老太太也愣了,嘴张张,倒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头就低下去,一边用抹布擦柜盖上的米盆面罐儿,擦出油光来,一边说:“子路要回来?谁说子路要回来?子路……”

吃罢早饭,菊娃果真背了石头去了娘家。子路娘在院子里立了一会儿,捉住鸡拿指头塞进鸡屁眼里试有没有颗蛋下,但立即把鸡丢开,进屋翻箱倒柜,寻着了子路早年的一双旧鞋,用绳子系了,吊到红薯地窖里,自言自语道:要回来,就把西夏也给我领回来,让你爹也瞧瞧我儿的日子又回全了!

娘在家里唠叨着,心电感应,坐在车站台阶上的子路就打了个喷嚏。这个喷嚏打得惊天动地,连站在广场上的那个警察也回头往这边望望,子路有些不好意思,但立即矜持起来,面上平静如水,然后目光放远,瞧起西夏挤进了售票房前的一堆人群里。原本该西夏在这里守护行李子路去买票的,但子路的个子小,挤不到售票窗下,又不想从那些人的胳膊下钻来钻去,西夏就长胳膊长腿地去了。

西夏在人窝里挤得满头大汗,鞋踩脏了,发卡也掉了,好不容易买了票退出来喘气,旁边一个女人一直在看她,说:“这么漂亮的人,该有自己的私家车哩!”西夏说:“是吗?那我就得换老公呀!”那女人白皮净肉地笑了,说:“到哪儿旅游?”西夏说:“回婆家。”女人说:“哪儿的?”西夏说:“高老庄!”说罢自己也嗤地笑了,她想到了猪八戒,《西游记》里的猪八戒也是高老庄上的人,西天的取经路上,动不动就要回去。那女人并不知道西夏发笑的意思,听说是去高老庄,就过来把西夏的手拉住,说高老庄是个好地方,她是去过的,而且现在还有个亲戚就在高老庄。西夏便觉亲近,问高老庄都有些什么好玩的,那女人说:有山,山深似海哩,这个时候去,柿饼板栗吃不到,杏

却不写出,去写心外的物象,营造气氛,以气氛反浸内心,又以动作暗传督乱和特殊关系。

世界被亲缘、地缘、族缘、业缘、情缘联系着。贾氏要写的是,牵挂、思念等等也被心灵场联系着,成为一个神秘世界。

不要以为想得不着边际。本不是巧合,乃暗喻也。

宋·梅尧臣:“人家在何处,云外一声鸡。”

子却下树了，你若坐车，路边常有人叫喊买呀买呀，你丢一张钱丢下去，卖杏人就把杏子往车上撂，你没有接够数，他们会撵着车跑呀跑的，还给你扔！沟畔里到处有古松，苔藓和蕨草就从树根到树梢附着了长，一嘟噜一嘟噜的藤蔓便垂下来，有红嘴白尾的鸟在里边叫。你见过连翘吗？中药铺里有一味药叫连翘，谁能想到连翘竟长那么大一蓬，花开得是那般黄，佛黄。西夏就兴奋起来，问还有些什么，那女人说有太壶寺，有一猫腰就能打出一桶水的泉窝，桶里会有七条八条小虾蟆，高老庄人吃虾蟆。还有白云湫。西夏把扑撒到脸前的乱发拢了拢，问白云湫是什么，那女人说，是个湖，是个沟，是一沟的老树林子，人都说那里住着神仙也住着魔鬼，是天下最怪的地方，但我没去过。女人很遗憾，西夏也陪着她遗憾了，又拢拢扑撒到了脸上的乱发，骂了一句：“这头发真烦！”女人说，要去高老庄，得剪个短发的，到处是梢树林子，雨后进去捡菌子，长头发就不方便，高老庄的狗都是细狗，一生下来主人就把尾巴剁了。说着从自己头上摘下一只发卡给了西夏。西夏不愿无故接受赠品，谢绝不要，但不行，再要付钱时，女人说这能值几个钱呀，动手帮西夏把头发拢整齐，别上了发卡，直叫道漂亮。西夏谢谢着这位陌路相逢的女人，邀请她去见子路：说不定论起来，她的那位亲戚还是子路的什么亲戚，世界说大，大得很，说小又小得就那么几个人呢！但那女人却不想去见子路，说她是电视台的记者，得立即去很远的地方出差呀，就拜拜，没在人群不见了。

西夏返回车站的台阶上，子路却不在了那里。举目四顾，他双肩挂着两个大提包，腰弓着，越发矮得像个孩子，在一家小店铺门口和人争执哩。西夏就喊：“子路，子路！”子路过来，一脸的恼怒，晃着手里的空水杯，骂那些小店主吝啬，跑了三家都不愿给他倒一杯白开水的。西夏说：“你给人家掏两角钱，谁不会热情卖给你？”子路说：“要是高老庄，水拿井盛哩！”西夏拿了水杯转身要去买，

宋·蒋捷：“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

着意问到白云湫，问者无心，书家有意。

借勺水兴洪波。一个发卡，给的平淡无奇，却埋下伏线，勾连起人物，引发无数波澜。

八戒来也。